



四书读本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四书读本

蒋伯潜 ①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四书读本（下）

蒋伯潜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尽心篇第七

孟子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

心者，思虑之官。吾人所以能悟众理，应万事者，完全是心的作用。性者天之所命，心之所具，有仁义礼智四端者也。上篇云：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不能尽其心以思虑，则无以自知其本善之性，有是四端而自谓不具矣。惟能尽其心，则可以致知而知至，必能自知其心之本善矣。故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”《中庸》云：“天命之谓性。”既能知其性，则可以知天道与人道，天地之德与人性之德，理无二致。故曰：“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”存者，操而不舍之谓；养者，顺而不害之谓。存心即所以养性，养性亦即所以存心。性既为天之所赋，则存心养性即所以事天。事者，奉承而不遗之谓。父母生我之身，

不敢毁伤己之身体，即所以事父母；天赋我以本善之性，则存心养性，以扩充我固有之四端，亦即所以事天。尽心知性似偏于“知”的方面，存心养性似偏于“行”的方面；然存养亦须求其“尽”，《大学》所谓“无所不用其极也；而所以尽其心者，亦不外乎存养，《大学》所谓慎独方能诚意也。此亦即知即行之义。夭，谓短命；寿，谓长寿。貳，疑也。命有夭寿。君子惟修身以俟之而已，此即《中庸》所谓“居易以俟命”也。存心养性，即修身之道。不貳，即《论语》所谓“不惑”，谓不以夭寿婴其心，而有所疑貳，致存养之功，有所怠忽也。盖能“知命”，故不惑；此即君子所以立命之道。此章言心性命，实开宋儒理学之端；理极微妙，学者当细心读之。

二

孟子曰：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，不立乎岩墙之下。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。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

岩墙者，如山岩向外面倾斜的墙壁，易倒塌者。桎梏，是拘罪人的镣铐。此章承上章而言。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”者，言人之夭寿，莫非命也，但当顺受其正命耳。能顺受正命，则夭寿不貳矣。立乎岩墙之下而压死，陷罪被刑，至桎梏而死，皆非正命。尽其道，谓能尽修身之道，尽存养之道。如此而死，无论或夭或寿，皆是顺受其正，故曰“正命”。就本章所言观之，则所谓“俟命”者，非如一般颓废的定命论者之委心任运；所谓“立命”者，亦非如一般反定命论者之行险侥幸；惟努力于己之存养工夫，以修其身，以尽其在我；至于或夭或寿，则命定自天，但顺受其正而已，此所谓“居易以俟命”也。若

正命所遭非杀身无以成仁，非舍生无以取义，则患亦所不苟避也。难亦所不苟免也。盖虽杀身，亦是正命顺受之而已。此义亦不可不知。

三

孟子曰：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，是求有益于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无益于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”

舍，上声。“在我”者，指吾心固有之仁义，所谓天爵是也。“在外”者，指富贵利达，所谓人爵也。天爵在我，求可必得，故“求”有益于“得”也。人爵在外，虽求之亦有其道，而得与不得则有命存焉，非可以人力强也，故“求”有益于“得”。“求之有道”者，赵云：“谓贤者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。”朱云：“有道，言不可妄求。”按如赵氏所云，则贤者之修天爵，志在求人爵矣；朱子虽曰“不妄求”，终有求之之心，似非孟子本旨。道，即方法也。孟子盖谓世之求富贵利达者，虽亦有其求之道；但果能得富贵与否，终有命在，不能必也。圣贤惟知修其天爵而已；所以修其天爵，非欲以此为要求人爵之地也；所以不求人爵，亦非因其不可必得也。此章之旨，在醒世人之弃天爵而求人爵者。与《论语》孔子所云，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”同一用意。学者不可误会。

四

孟子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，求

仁莫近焉。”

乐，音洛。强，上声，即勉强之强。万物，指一切关于为人的事物。就是人伦物理。这本来是人人所有的，都备具在我的性分之中，故曰“万物皆备于我”也。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。《大学》谓诚意在无自欺。不自欺，即反身而诚也。其实，反身而诚，即是“恕”。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，恕也，即反身而诚也。“所恶于上，无以使下，所恶于下，无以事上，……”即“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也，恕也，亦即反身而诚也。“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所求乎臣以事君，……”即以己所欲施之于人也，亦恕也。亦即反身而诚也。能反身而诚，则己立立人，己达达人，可以成己，可以成物，可以尽其性以尽物之性，可以参天地之化育矣，此所谓“仁”也，故曰：“乐莫大焉。”其未能至此者，则当强行恕道以求“仁”。反身而诚者，安而行之者也；强恕而行者，勉强而行之者也；及其成功，一也。“恕”者推己以及人。《论语》以“能近取譬”为“为仁之方”，即此所谓“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”也。

五

孟子曰：“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”

著者，知之明；察者，识之精。“由之”者，由此道也。“终身由之”，则既行之而且习之矣。而终不明不察，故不知其道也。道不远人，本为人人所共由而不可须臾离者，故虽夫妇之愚，可以能行。然人莫不饮食，鲜能知味，此亦行之不著，

习矣不察之一例也。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，故孔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六

孟子曰：“人不可以无耻。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”

做人不可以无耻，故《论语》曰：“行己有耻。”耻，即羞恶之心也。“无耻之耻，无耻矣”者，赵岐注曰：“人能耻己之无所耻，是为改行从善之人，终身无复有耻辱之累也。”按“无耻之耻”犹云“惟无耻是耻”言以无耻为可耻也。此句上“无耻”，即上句“人不可以无耻”之“无耻”，谓无羞耻之心。下“无耻”，谓无耻辱。

七

孟子曰：“耻之于人大矣。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。不耻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”

“耻之于人大矣”即上章“人不可以无耻”之意。有耻，则可进于圣贤；无耻，则将沦为禽兽。故所关极为重大。赵注“造机变陷阱之巧以攻战”即释“为机变之巧”。其实，以机心变诈之巧术欺人害人者，其无形之陷阱，反较有形者为阴险也。此种人直是无耻之尤，故无所用其羞耻之心。“不耻不若人”者，己不如人，不以为可耻也。不耻己之不如人，则必毫无进步，故曰“何若人有”，言必事事不如人也。盖无耻者非机变之小人，即甘为人下之懦夫，故曰：“耻之于人大矣。”

八

孟子曰：“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，古之贤士何独不然？乐其道而忘人之势。故王公不致敬尽礼，则不得亟见之。见且由不得亟，而况得而臣之乎？”

好，去声。亟，音器。屡次也。古时候贤明的国王，好人之善而忘却自己的权势。古时候贤明的士人，也是如此，乐自己所信之道，而忘却别人的权势。假使王公大人，对于贤士不致敬尽礼，就不能常常与之相见。常常相见，尚且不可得，何况要把贤士作臣下，听己使令呢？

九

孟子谓宋句践曰：“子好游乎？吾语子游。人知之，亦嚣嚣；人不知，亦嚣嚣。”曰：“何如斯可以嚣嚣矣？”曰：“尊德乐义，则可以嚣嚣矣。故士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穷不失义，故士得己焉。达不离道，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，得志泽加于民，不得志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”

句，音钩。宋句践，姓宋名句践，战国时人。游者。游说诸侯也。语，去声。嚣嚣，自得无欲之貌。孟子对宋句践道：“你喜欢游说吗？我告你游说的道理。人家晓得你这个人，你固然可以悠然自得，不必求人；人家不晓得你这个人，你也要悠然自得，不去求人。”言游说尽管游说，不必把得失放在心上也。宋句践因问：“怎样，方可以嚣嚣呢？”见，读若现。孟

子道：“士能尊德乐义，那就可以嚣嚣了。”故士虽穷困，不可失义；即使显达，也不可离开素来所怀抱的道德。贫贱不能移，故穷不失义；富贵不能淫，故达不离道。得己者，不失自己的身份也。穷而失义，则失自己的身份；达而离道，则人民对他都失望了。古时候的人，得志了，显达了，则行其道而加恩泽于人民，此即“兼善天下”也。不得志，则修身以自见于世，亦不至没世而名不称，此即“独善其身”也。战国时游说之士，皆戚戚于贫贱，汲汲于富贵，故穷则失义，而不能独善其身，达则离道，而不能兼善天下，故孟子以此语之。孔孟虽亦周游列国，而与游说之士绝不相同者，即在此。

十

孟子曰：“待文王而后兴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。”

凡民，指一般的平常凡庸之人。豪杰之士，有志之士也。兴，感动奋发也。凡民不能自奋，必待如文王者，鼓舞教导之，而始能奋发。有志之士，则能自奋，不为环境所囿，不为时势所抑，故虽无鼓舞教导之者，尚能奋发有为，日进于善也。夫，音扶。

十一

孟子曰：“附之以韩、魏之家，如其自视欷然，则过人远矣。”

韩魏，晋国之卿，富贵之家也。附，加也，言以韩魏之家

的富贵加诸其人也。如其能自视欷然，不自满足，可知他不以富贵为怀而志于道，故曰：“过人远矣。”

十二

孟子曰：“以佚道使民，虽劳不怨；以生道杀民，虽死不怨杀者。”

“以佚道使民”者，言如教。民种田，本欲其收获米谷，有安佚的日子可过也，故虽劳苦而不怨。“以生道杀民”者，言如国君诛戮杀人的罪犯，本意是使社会间不复有杀人的凶手，而良民得以生活，不但其他人民决无怨者，即凶手亦以罪有应得，死而无怨矣。

十三

孟子曰：“霸者之民驩虞如也；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。杀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，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。夫君子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岂曰小补之哉？”

驩，同欢。虞，同娱。古字通借。“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”，言霸国的百姓，好像欢乐愉快的样子。所以如此者，因霸者之治，有意为之，故民易知之而乐之也。皞。音浩。皞皞者，广大自得的态度，所谓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”者也。“杀之而不怨”者，即前章所说，“以生道杀民，虽死不怨”也。庸，功也。“利之而不庸”者，言王者利民，民亦不知他的功劳，所谓“帝力何有于我”也。“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”，言百姓受了王者的教化，日迁于善，竟不知道是哪个使

他这样的也。此三句即是“王者之民”的“皞皞如”也。君子，谓“王者”也。朱注谓“所过者化”，言身所经历之处，无人不化；如舜之耕于历山，田者让畔，陶于河滨，器不苦窳。“所存者神”，言心所存主处，便神妙不测，如孔子之立之斯立，导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。焦氏《正义》，“过”即行动之义。行动著于外，存者运于中。所行动者民即变化，由于所存者神也。又引《易系辞》云：“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”“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”，即神而化之也。按：上指天，下指地，“上下与天地同流”，言王者神化，与天地运行化育万物之功相同。故能神而化之，不但小补于民而已。神而化之，与天地之运行同，即所谓“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”，故“荡荡乎民无能名”也。

十四

孟子曰：“仁言，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。善政，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民畏之，善教民爱之；善政得民财，善教得民心。”

此章承上章而伸说王霸之不同也。“仁言”者，程子谓以仁爱之言加于民。“仁声”者，程子谓有仁之实而为众人所称道者也。则仁言者，是为政者口头所说的好听话，如同现在一般政府之宣言，无不仁至义尽者也。仁声，则不尚空谈，而将实惠施及民身，于是有了仁爱的名声。这种名声比空洞的好话，更能深入人心。故曰：“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。”善政，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也。善教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也。霸国之政今虽善，不如王者之教化，更能得到人民的悦服。故曰：“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”霸国之善政，以整理财政为第一要

务，故曰：“善政得民财。”王者之善教，则使人民心悦诚服，故曰：“善教得民心。”善政易，善教难，善政易见功效，但善政人亡政息，亦易消失。善教功效迟缓。善教既得民心，一时不易即失。故齐桓公为五霸之首，身死国即不振。汤武之王，传世数百年未易动摇也。

十五

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。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”

良能，本来自有的善的能力，良知，本来自有的善的知识；所以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。孩提，是二三岁的孩童。《说文》云：“咳，小儿笑也。孩，古文咳。”提，以一手提挈，初学步也。二三岁的孩童，没有不知道爱他父母亲的。等他稍长大些，没有不知道敬重其兄弟的。亲爱自己的父母亲就是仁；敬重自己的兄长就是义。则仁义本人人所固有之良知。能把这人人备具的亲亲敬兄之良知，扩而充之，推而远之于天下，则圣人之道，尽于此矣。亲亲即是“孝”，敬兄即是“弟”。此与上篇所云“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”同一意思。又按本章首以“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”并提，下文于“爱其亲”、“敬其兄”俱只曰“无不知”，而不曰“无不能”者，盖“不虑而知”者，由于性之善，此人人所同然也。由“知之”而“能之”，则在常人必有待于“学”矣。由自己爱亲之孝，敬兄之弟而推之，固是所谓“达之天下”；由人人同具的爱亲敬兄之良知，以启导其天性之良能，使人人皆能孝弟，亦是所谓“达之天下”也。

十六

孟子曰：“舜之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。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。”

此章言舜微贱时，耕于历山，居于深山之中，和树木土石在一处，和麋鹿猪羊在一处，与深山里没有知识的农夫野人，相去没有多少。及其听到他人一句善言，见到他人一件善行，立刻去照做，好像长江大河决了口，浩浩荡荡的谁也阻挡不住。所以人只要存心向善，不管出身如何，环境如何，总可以成为圣贤。

十七

孟子曰：“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”

赵注云：“无使人为己所不欲为者，无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，每以身况之，如此，则人道足矣。”按赵注似与孟子本旨未合。无，同毋。言不要“为”其所“不为”，不要“欲”其所“不欲”，为人之道，如此而已，墻间乞余，人人所“不为”；箪食豆羹，呼蹴而与，人人所“不欲”。苟能推而广之，毋为其所不为，毋欲其所不欲，则乞怜昏夜，以求富贵利达，亦我所不为；万钟之禄，不合礼义，亦我所不欲矣。有所不为，有所不欲者，羞恶之本心；其终至于无所不为，无所不欲者，由未能就此羞恶之心，扩而充之耳。

十八

孟子曰：“人之有德慧术知者，恒存乎疢疾。独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。”

知，去声，同智。疢，音趁，病也。此云疢疾，犹言患难，孤臣、孽子者，不见容于君父者也。孟子言人之有德行、智慧、道术、才智的，常常是在患难中磨炼出来的。所以只有在远的孤臣，和庶出的孽子，他所担着的心思很危险，所忧虑的患难很深刻，故能成一个明达事理的人。此与上篇《舜发于畎亩章》之旨相同。

十九

孟子曰：“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；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为悦者也。有天民者，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。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”

“有事君人者”，言有一种事君的人也。朱注云：“阿徇以为容。逢迎以为悦，此鄙夫之事，妾妇之道也。”按《吕氏春秋·似顺篇》高诱注云：“容，悦也。”容悦二字双声，同义叠用。这是最下的一等。又有安社稷之臣，以安社稷为悦者，又是一等。“天民”者，是能全尽天理的人，一定要有机会可行他的道理于天下，才肯出来事君行道的。按前篇称伊尹为“天民之先觉者”，则此“天民”亦指伊尹之类。这又是一等。所谓“大人”者，是最高的一等，正己而人化之，即上章所云

“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”者也。“正己而物正”，则“笃恭而天下平”矣。事君为容悦者，是佞臣；安社稷者，是一国之臣；天民，则非一国之士矣，然尚有待于作为；至于大人，则非尧舜不足以当之。

二十

孟子曰：“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存。兄弟无故，一乐也。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，二乐也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”

王。去声。与，去声。此言君子有三种快乐，王天下却不在于其内。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”，是一乐。“无故”者，言兄弟和乐也。忤，亦愧也。仰起头来对天，低下头来对人，都没有惭愧，这也是一乐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使能成大材大器，亦是一乐。

二十一

孟子曰：“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所乐不存焉。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乐之，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、义、礼、智根于心。其生色也，晬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。四体不言而喻。”

广土众民。指为大国诸侯。地辟而民聚，可以行其道，施其泽，故君子欲之。但君子所乐者不在此。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指王天下。其道大行，匹夫匹妇无不被其泽，故君子

乐之。但君子所性者不在此。分，去声，分量之分。所性，谓所稟受之天性；“分定”者，性稟自天，其分量不可增损也。大行，指上文“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”而言。虽达而兼善天下，于性分无所增加；虽穷居独善其身，于性分无所灭损；故曰“所性不存”也。君子所稟受之天性，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德，皆本于其心，不由外铄。诚于中，必形于外。故根于心之仁、义、礼、智，发而著见于容颜、仪态、动作者。晬然，有纯粹中正，清和润泽之貌也。晬，与粹同（见焦氏《正义》）。“晬然”，当依周广业《孟子逸文考》连上句读，兼下“见于面、盎于背，施于四体”而言。见，同现。盎，音乌浪反，丰厚盈溢之意。“盎于背”者，谓流露于仪容态度之间；“施于四体”者，谓流露于动作周旋之际也。俞樾谓下“四体”二字为衍文。其说甚是。喻，晓也。君子之盛德既形于容颜，仪态、动作之间，则自“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”矣，故曰“不言而喻”。此即《中庸》所谓“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；惟天下至诚为能化”也。

二十二

孟子曰：“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，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大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兴，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天下有善养老，则仁人以为己归矣。

“以为己归”者，以善养耆老的人，为自己之所归也。余已见《离娄篇》注。

“五亩之宅，树墙下以桑，匹妇蚕之，则老者足以衣帛矣。五母鸡，

二母彘，无失其时，老者足以无失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。

此节亦与《梁惠王篇》告梁惠王、齐宣王者大致相同。此“蚕”字作动词用。

“所谓西伯善养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，导其妻子，使养其老。五十非帛不暖，七十非肉不饱。不暖不饱，谓之冻馁。文王之民，无冻馁之老者，此之谓也。”

田，指百亩之田；里，指五亩之宅；树，指耕桑；畜，指鸡彘。无帛肉之不暖不饱，与无衣食之冻馁本不同；而亦谓之冻馁者，由文王笃念耆老也。此章言文王之善养老，在教导人民使各养其老非家赐而人益之也。

二十三

孟子曰：“易其田畴，薄其税敛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时，用之以礼，财不可胜用也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昏暮叩人之门户，求水火，无弗与者，至足矣。圣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。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”

易，去声，治也。畴，耕治之田也。敛，去声。税敛，即税收。在下者，易治其田畴，则地无遗利；在上者，又薄其赋敛，则国无横征；故民皆可令其富足也。食之以时，用之以礼，则食用舒，而财有余，故不可胜用也。水火为人民生活所必需，但昏暮之时，有敲人之门户而求水火者。没有不给他的。因为